

〈城堡〉

K的雙眼緊盯著城堡，腳步直往前走，除了城堡外，他什麼也沒有想。可是，當他走近了些的時候，他對這個城堡感覺很失望。……如果說它有任何好處的話，它唯一的好處便是用石頭砌的，但是牆上的石灰早已剝落殆盡，石塊似乎也要倒圯下來。K的故鄉，輕輕掠過K的心頭。

—— Franz Kafka

陽光緩慢地照射在文學院磚紅的垣牆上，無分四季與今昔。城垣環繞的院落裡有寬廣的時間的腹地，足以容納文明的誕生與衰老。沉滯於此的時間應當也來自你的鄉國，乃至見證它的飄零。你所從出的故鄉不是一處得以形貌指認的居所，而是一種言說與思考的姿態。你時而也懷疑自己能否穿越累牘的記述，繼承它反覆融會的血脈。至少，你願意相信它總在這裡——一座住居著記憶與歷史的城堡。

東院裡的時間彷彿是凝止的，與比鄰的西院截然不同。文學院是一幢日字形的建築，始建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，東西兩廂由國民政府增建。擴建以後，西院成為半開放的草坪，鄰近的教室和演講廳帶來熙攘的人潮，推移著西院裡的時間流轉。東院則是一座封閉的院落，罕有閒人流連。文二十教室居間區隔兩院，兩側窗櫺皆鑲上透光而迷離的毛玻璃，隨時等待著行人窺望。東西兩院仿若一座城堡裡的兩個世界，藉由文二十教室的玻璃門板，傳遞算計時間的光。

這是一幢歐式風格的堡壘，洗石子牆面替代了石材，支撐著殖民者對於文明的想像。牆面上明暗不一的色塊像是後天烙印的胎記，卻跟隨你我的前生與今世，乃至晝寢時分每一個關於未來的偶然的夢。所幸城堡的設計者早已預見這些多語而參差的夢，規劃了一個又一個多餘的空間安頓多餘的懸想。伴隨著這些空間的誕生，文學院裡無處不是隔絕內外今昔的門。

為了適應亞熱帶氣候，文學院建築的橫梁皆特別挑高。晴好的白日裡，陽光大刺刺地流進寬敞的廊道，充滿了整個空間，黃磚鋪砌的地板與洗石子牆面幾乎連成一片，甚至因著反光而顯得有些眩目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人們自然難以察覺文學院裡各式門廊的存在，乃至蘊藏於其中的空間區隔。同樣緣於悶熱的氣候，殖民者又在樓板之間添上了夾層與管道，以利其通風。惟伴隨著時光流逝，這些為了調節氣溫所設置的空間漸漸成為蟲鼠蟄居的所在，夜裡不時可以聽見牠們於此間活動的聲響。殖民者終於也有偶然的失誤，猶如歷史偏離其預設的航道。

夜裡可能的發見實不止於此。礙於文學院的夜間門禁管制，夜讀的研究生必須穿越數道封鎖的門禁，方能從西院北側的自習空間迤邐來到遠在東廂的盥洗設

施。電子門禁偕同夜幕降臨，其他人工管理的門廊約略於同時關閉，白日裡的動線幾乎完全受阻，文學院裡那些隱蔽的空間逐一浮現：有的是茶水間，有的是掃具室，有的只是緊緊封閉，你始終無從探知其中的秘密。也有些門板將綿長的廊道劃分為一個個獨立的區間，彷彿延綿的歷史總不免斷代編年。總而言之，每一扇門都意味著一方隔絕的空間，又或者時間。此刻，你只能依循著殖民者預先的規劃行事，試圖在層層封鎖的門廊中尋找出路。有些你能打開，有些不能。如果這是一座守衛時間的城堡，你從來也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安排戰術，遑論構築工事。

曾經有專精於建築與歷史的學者表示，文學院肇建之際，殖民者對於殖民地的安全仍有顧慮，遂特意將之設計為一座堡壘，層層關卡皆得以在必要的時候封閉，從而增加建築的安全性。此便是文學院裡諸多門廊的來歷。啟人疑竇的是，即便真的發生全面性的動亂，又何須堅守大學院校內一座小小的堡壘？與其以此論證文學院的空間規劃，毋寧將之歸諸一種心理上的需求，畢竟，這是一座關於歷史詮釋的城堡。對於駐守在城堡內的人們而言，每一扇門都增添了一分安全的保證，彷彿得以藉此屏蔽那些無從應答的叩問。基於此種需求，時人似乎也不惜阻絕記憶與思路的去向，徒留今人在歷史的路上迂迴摸索。這究竟是一座守護時間的城堡，抑或囚繫時間的獄所？

在那些戒備森嚴的夜晚，如欲從鄰近西廂的院落進入建築主體，你必須穿越一方四面環門的逼仄玄關。打開前門，便能進入文學院內部；若向後門退去，則可以返回相對熱鬧的西院。除去前後兩門，玄關的左右兩側又各有一扇木造小門，縱使已反覆油漆，仍未能掩其陳舊，一如新穎的方法終無從迴避古老的問題。右側之門典掌掃具收納，左側之門則未曾開啟，不時可以看見蟲鼠出入門底的隙縫。處在這方門牆包夾的狹小玄關，你總覺得進退維谷。或許只有最微小的生命能突破四面封鎖，自由穿梭於囿限時間的邊界。其實，這本然不是一座完全封閉的城堡，進入建築內部以後，依舊得隱約感受院落裡的日光和煦，又或者風雨動盪。因此，每逢寒冷的冬日，你倒也願意短暫停留於近乎密閉的玄關，換取片刻溫暖。

啊，原來自己也曾沉湎於殖民者費盡心機的設計。這是一種你無從臆想的心緒，此刻卻驟然糾結著自己的心頭。儘管如此，你終究必須走進城堡，走向位在遠處的盥洗設施，同時面對東廂院落裡的晴雨。相較於熙攘熱鬧的西院，文學院的東院顯得格外沉靜，有若一個隱逸的天地。你時而覺得東院裡的時間未曾遞移，今昔未來只如一刻，時而又覺得陷落於此的時間必定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，等待著史學專家來發現、研究。有趣的是，城堡的東廂恰恰是歷史系的駐所。早在殖民統治時代，東洋史科的專家即駐蹕於此，以西洋的方法詮釋東洋的歷史。或許我們也從此習慣在古人的世界裡尋索今人的輪廓，甚而引以為自己的先祖。

身處於這座關乎時間的城堡，總不免時常思索著自身存在的方式與來歷。畢竟你一直自詡為時間的子民，以言說與思考的姿態定位自己所處的時空，乃至自己所屬的族裔。駐紮在城堡的這些日子裡，你也曾經聽過許多關於存在或時間的說法：有人說世間存在著各種恆定不變的理型，如果能擺脫現實的桎梏，信仰乃至實踐這些完滿的理型，即得以達致時間之永恆。有人說，澄澈至善的天理通貫物我內外，彼我之分別亦只是相對，如能在一切生活的瑣事中體驗通乎萬物的天地之理，將發現宇宙天地間所有的事物都與己身血脈相通。而你的子嗣又將繼承你的血脈，伴隨著宇宙萬物一同運化循環，時間與彼我的分別終於焉消泯。又有人說，時間不是連續的，每一個剎那都是孤立的永恆，過去從來無法來到現在。也許各個時空裡都存在著這樣一個不斷叩問時間為何物的自己。不可否認地，在這座規劃複雜且動線迂迴的城堡裡，你還是聽說了各種關於時間的說辭，啟發了對於存在的理解與想像。此刻，徬徨的思緒正逡巡於各種說法之間，而分神的腳步已帶你來到城堡東北處的轉角。

這又是一方群門環伺的空間。小小的立方裡的五扇門，或新或舊，或木製，或鐵製，或開啟，或封閉。曾經聽聞的各種說法彷彿羅列眼前的門徑，究竟哪一扇門才會指引你通往記憶中的鄉國？在此處的五扇門裡，其中有一扇陳舊的木門左右對開，由鏽蝕的鐵栓貫串彼此，顯得尤其蒼涼，卻也十分莊重。如果從未到過城堡以外的世界，你定會信以為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，將一切盼望與想像加諸其上。所幸你也曾遊歷城堡以外的天地，悉諳木門背後只是一片草坪，惟有陳舊的臺階埋沒其中，依稀的水泥路基幾乎不見。三兩隻慵懶的貓犬時常伏臥在此地休憩。草坪之外則是校園裡最熱鬧的十字路口，行人、車輛絡繹不絕。可是陳舊的木門未曾開啟，門後的聲響似乎也從未讓城堡裡的居民聽見。城裡城外，仿若隔絕的兩個世界。終於，你不禁質疑城堡的設計者是否有意依據己身之邏輯、記憶甚至於時間觀，模擬城外的景物重塑另一個宇宙？院落裡城垣反射的光亮是否與滋養城外草木的日光有著同樣的來歷？

你簡直不敢再繼續思索那些名之為歷史的事物究竟意味著什麼。於此當下，你正在寥寂的東院，緊盯著城堡的牆垣搜尋線索，彷彿磚泥間的每一處罅隙都可能透露關於記憶與歷史的消息。這些消息不只關乎時間，尤關乎鄉國之所在。你時常揣想著城堡所守護的那些記憶，是否舉手投足都與自己相仿？殷切尋鄉的目光輕易穿越未及腰高的窗台，一間間研究室的輪廓與明暗各不相同，卻無不映照在你的眼眸，如同各種眩目的說法紛呈眼前。你還是不免想起文學院內迂迴的廊道，白日裡日光和煦，深夜裡錯綜複雜。難道這些次第嚴謹的研究空間同樣出於城堡的設計者精心安排，用以安頓——或消耗你多餘的懸想？忽然，你感到陽光照射的速度變得更加緩慢，緩慢得追不上你的思緒流轉。

原本即顯得寥寂的東院驀然衰頹為一方荒蕪的院落，似乎未曾有時間與記憶

灌溉，薄暮的天色已然籠罩。冬日裡早衰的天光迷失在城堡裡繁複的廊道，你的世界只在明暗之間，夜晚就要到來。黯淡的牆垣環繞著你，你靜默感受著光陰遞移，預備回答那些專屬於夜裡的問題。站在衰頹的東院向西端望，區隔兩院的文二十教室正在眼前，霧面的玻璃門板卻透著微微光亮，好像有夜讀的學者捻亮了暈黃的桌燈。你忍不住向前探視，彷彿得以藉此確知時間的來歷與去向，從而追索前生之所在。伏著玻璃門板，你的肌膚幾乎可以感受到舊式燈泡獨有的溫熱，惜乎文二十教室早已上鎖。

為了確證教室裡的光源，你迫不及待地走出東院，試圖從教室西側進入。走在拱門底下的廊道，西院裡的光景愈來愈近，俄而察覺傍晚的夕陽已經照射在你的面頰，甚至還有些刺眼。回身望去，文二十教室只是一片黑暗。日星流轉，東起西落，原來宇宙運行的法則從未遺棄此地的城堡，而城堡裡藏有你的言說與思想，你將不再對它感到失望。儘管此地路徑曲折，空間詭譎，逝去的時間始終都在這裡。日光終將照亮你心底遮蔽記憶的暗影，故鄉只在石子鋪砌的小徑彼方，那裡有誰也無從掩藏的光亮。